

香港回民口述史（二） ——周澤雄先生訪談錄*

馬健雄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就我所瞭解的，中華回教博愛社當初買地的時候，是以個人名義購買的，後來有位律師指點，根據公司註冊法，這是用「信託人」身份購買的地產，需要用公司的名義進行登記，所以後來花了不少功夫才能夠將中華回教博愛社登記註冊為有限公司。博愛社後來又經過三次重建，才慢慢變成了今天的樣子，很不容易。我們常常去博愛社，在哪裡打乒乓球、聽經，回民各家各戶「開經」、齋月開齋都是去博愛社，也去那裡做禮拜。

總的來說，香港回民人口大約在三萬人左右，如果加上流動人口則可能達到四至五萬之間，但是沒有具體的統計，如果將印度、巴基斯坦裔的穆斯林和印尼、馬來西亞籍家庭傭工人數也算進去，就有十多萬人了。

我的岳父脫維英先生是香港回民的一位重要人物。岳母是鮑紹容，她的弟弟是鮑伯濤先生。脫家、鮑家都是從廣州遷居香港的。在香港回民中，脫家算是比較大的家族姓氏，其他重要的姓氏還有哈、馬、羽、薩、楊等等，姓保的也有，但不算大姓了。沙和穆等姓氏就是北方或其他地方來的。脫維英在家裡排行第四。弟弟為脫維樂。還有一個弟弟，其子為脫志賢、脫志明。脫維英的妹妹嫁給楊家，她的侄子是香港中文大學楊汝萬教授，也是香港回民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在脫家的三代人中，脫志賢曾任中華回教博愛社的主席。脫維英是回民中的一個人物，在三十年代以來，他為香港回民做了兩個貢獻：第一，他開辦了一所名叫「美的」的油漆鋪，在「二戰」前雇傭了不少回民夥計。鋪子在糖街口今天的商務印書館那個位置；第二，脫維英同時又在電車公司做油漆的工作，他是該公司油漆部的第一號人物，特別是戰後的一段時間很有影響力。那時他是個回教中的小領袖、有聲望，北方來的、內地其他地方過來的回民都跟他熟悉。

那時灣仔的回民大體上從事兩類職業，一類是電車公司和電燈公司的職工，另一類是自己做生意的。那時電車公司和電燈公司在北角皆有宿舍，位置即今天的健威大廈，原來是一幢五層高的樓房。脫維英開「美的」油漆鋪是跟馬景成（即伊斯蘭中心馬逢偉先生的父親）合作的，馬達五阿訇也曾幫過他們。那時在電車公司還有一位楊兆和先生，是楊義護先生的父親，與脫維英又是表親，兩人是老表。那時候脫維英一家三兄弟都與電車公司有關，又是「美的」的老闆，在 1946 至 1950 年期間擔任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那時回民中也有左、右兩派之分，但是博愛社就左右派別的人都來，沒怎麼分的。我結婚之後工作很忙，先後做督學和小學校長，最初沒有太多參與回民社團的活動，但是我岳父就因為參與工人工會的事，與電車公司有矛盾，最後向公司辭職，將主要精力都放在博愛社、清真寺的事務上。那時電車公司的工人組織很激進。回民的左派組織是「回協」。白鶴修先生是香港回教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在電車公司做過一段時間的工人工作，他的女兒從廣州下來，嫁給保家，大家都叫她「保太」。過去是經營油漆行的，後來參與興辦伊斯蘭英文中學，在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的位置，學校現在叫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過去的習慣，凡內地各省和廣東來到香港的，都叫做「旅居香港」。我當時以為來香港就住兩三年，沒想到一生都以香港為家了。我在 1932 年出生，1935 年跟家人去汕頭住過幾年，1939 年「抗戰」時期我們也在澳門住過，往來於澳門和廣州之間。1941 年父親就帶我們一家去湖北漢水附近的老河口逃避戰亂，直到「抗戰」結束，我們家才一路從襄樊到了漢口，又轉到南京，在上海住了兩個多月之後才來到香港，那時已經是 1946 年。到了香港之後，我在同濟中學上學，認識了我太太。

我是在1948年唸初中三年級時認識了我太太的，她很喜歡演戲、化妝。本來回民是不能演戲的，脫維英雖然不喜歡，但是從沒阻止過她。早期，脫維英夫婦結婚後無子女。由於大家都是回民的緣故，他與馬達五阿訇非常要好。馬達五有個姐姐嫁給了湖南叫王大海的阿訇，他們這一家當時很窮，養了很多小孩。馬達五在他姐姐懷孕時就跟姐姐商量，這個孩子出生後，要是個男孩，就過繼給脫維英為子。結果生了一個女兒，脫維英雖然想要一個兒子，不過也不反悔，就撫養她長大，而且非常寵愛這個女兒，即我太太脫慧貞，後來她做播音員，將名字改名為艾雯。脫維英愛女兒到什麼程度？我們結婚後搬到現在龍風台的政府宿舍來住，有一次兩老來看女兒，那時沒有電話，他們到了樓下我去接他們。聽說女兒不在、只有孫女們在家，兩位老人把帶來的炒粉麵交給我走了，都不願上樓看看孫女，只想見到女兒。我結婚後脫維英看到我很乖，也教我禮拜。結婚後我隨教、謹守「五功」，起先是我們的舅父馬達五阿訇教我做禮拜，教我學習穆斯林的生活，他跟我講，很多人娶了回民的老婆就走了，不是真的信教，他希望我是真誠的。當然，我入教以後是非常虔誠的，可是奇怪的是，我們結婚之後，馬達五就一下子不再同我們往來了。馬達五阿訇是位中醫，在回民中是個非常重要的人，也很有聲望。從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回民中的阿訇就是張廣義、馬達五兩位。晚年後，馬達五阿訇跟南亞裔穆斯林往來更多一些，後來伊斯蘭聯會將愛群道清真寺樓上的圖書館命名為馬達五圖書館。那時清真寺跟現在還不大一樣，馬達五阿訇在清真寺講經，白天和夜晚都有，我們夫妻兩人夜晚常去聽講經，他也是非常疼愛我太太。馬達五的姐姐有個女兒叫王涵雅，1948年前後還做過廣州市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她的丈夫也是入教的，是位姓張的法官，結婚時我太太還去廣州參加過婚禮。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香港，人皆知道「麗的呼聲」電臺，我太太艾雯就是「麗的呼聲」的播音員，也就是那時的電臺主持人。她開創了將廣播戲劇化的播音方法，在播音中注重講故事要戲劇化。她是香港廣播歷史上很有名的一位電臺主持人，同時她也從事編劇和電影電視的製作，許多廣

播劇後來皆被改編為電影。那時我自己也做過一段時期的兼職播音員（即冷魂）。我常常寫文章，寫過我太太的小傳。我是一個入教的回教徒，在那個時代，像我這樣入教的回民並不多見。結婚以前我就入教了。我們有三個女兒，後來皆畢業於香港大學，大女兒周蕾原來唸比較文學的，她工作中的一位上司就是曾蔭權，她原來在香港政府做政務主任，後來去美國唸書，在北卡萊羅那大學做教授；二女兒周蓓也在政府做過「中文主任」，曾參與中英談判，後來寫過一本書《趁我仲記得》，記錄她參與中英談判的經歷；三女兒周恩，做建築師。

脫維英之前的生活起初我不太清楚，不過自從我做了他的女婿後慢慢的也知道了一些。1930年代他開油漆鋪時也在電車公司工作。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眼見糧食不夠，就驅趕、遣散香港居民回鄉。起初回民大多還是留在香港的，大約到1943年後，也就是我們家去湖北老河口逃難那段時間，特別是1944年和1945年的年頭，我們叫「湘桂大撤退」的時期，日本人發動了最後一擊，要打通桂林、南寧一線，攻貴陽、由貴陽進攻重慶。那時脫維英和很多香港回民也都往廣西、貴州方向逃難，因為廣西有很多回族。據我的瞭解，當年他們逃難時一起去桂林的，還有脫志賢、脫志明和脫維英跟鮑紹容他們一家及親戚們，大概馬達五也一起走過。那時真是兵荒馬亂，走難時有很多淒涼故事，不過最危險的一次是我太太在路上與家人失散了，好在每一個地方都有清真寺、有回民，路上失散以後，大家就到沿路的清真寺去打探消息，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到清真寺匯合，我們說「去廟裡」，去廟裡就知道情況了。在戰亂的時候，清真寺就是回民傳遞消息、尋找親人的地方。

就上一代人來說，回民唸書不多，那時教育條件差，脫維英三兄弟都是小學程度。到了下一代，脫志明、脫志賢、脫志成等都到了中學程度。所以，老一代人對於興辦教育、特別是回民的教育非常熱心，不遺餘力。港英政府時代，特別是1950年代以來，香港的學校制度是將中學和小學分為官校、津貼學校、補助學校和私立學校四類。官校的經費全部由政府出錢，津貼學校需要採用政府學校的統一課程，也有政府補助經費。著名的學校例如

皇仁書院就是官校，而珠海、樹仁、佛教的能仁書院，就是私立學校，私立學校也有小學、中學、大學。「官」、「津」、「補」、「私」，都辦有夜校，但官校的夜校就不多。其中，官校、津校是政府控制的，補校多數是教會主辦、由政府一次性撥款補貼，這樣教會就可以獨立辦學，算是自主學校。我自己是在官校畢業後在官校教書的，入了官校就是英國人眼裡的「乖人」了，後來我在小學、中學、夜校都教過書，做過兩年的督學，有一段時間是在考試局工作。夜校就是成人夜校，我教過兩種夜校：一種是跟隨中學畢業考試安排教學的、另一種是只學習英文的。所以，我的主要經歷就是教書、做督學、做校長，同時還在夜校教書兼職，也參與考試改卷。每年端午節前後都在忙著考試、改卷。我工作了60年，始終在教育界做事，那時兼職算是義務的，但須要得到官方批准的，去澳門須要事先申請的。既然教會辦中學有自主權，政府又津貼辦學，加上升讀大學等等都要英文成績，就有不少英文私立中學陸續辦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那時負責博愛社的脫維善先生很有眼光，考慮找地方辦一所伊斯蘭的中學。本來博愛社一直辦有學習《古蘭經》、識字課之類的簡易學習班，還不能算是一間有規模的學校，所以我岳父和其他回民都非常支持辦學。這樣，1968年脫維善先生開始申請官地來開辦「非牟利學校」，即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主辦的伊斯蘭英文中學，脫維英作為承建商參與了學

校的建設，1970年初學校建成開幕了。從那時起，脫維善先生經營管理這間學校十幾年，校長是歐陽英昌先生，起初還有一位短期出任過校長的李思義先生，是退休的教育官員。私立學校重要是要能賺到錢，所以收的學生就比較龐雜，不完全是回民。到了1983至1984年，政府跟學校商議，詢問中華回教博愛社是否願意將所辦的私立英文中學轉為「津貼中學」。脫維善先生起初不是很願意，因為轉為「津貼中學」以後，不但學校收入可能下降，政府也會委派一些老師到學校來。不過後來大家還是同意轉為津貼中學。轉為津貼中學以後，才逐漸發展成一間很有規模的中學，但是由於校舍簡陋，到1997年9月，學校又遷入現在位於柴灣的「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新校址，這是一個標準型的校舍。除了這間中學之外，香港還有兩間回民辦的伊斯蘭小學。當初脫維善先生等老一輩回民還有一個夢想，是辦一所像樹仁大學那樣的伊斯蘭大學。從七十年代開始，我和羽智雲先生和其他年輕的回民兄弟姐妹們一起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其中有很多人參與，我們一直在支持脫維善先生把伊斯蘭中學建立起來，服務香港回民和其他穆斯林。

* 馬健雄訪談並記錄整理，主要訪談時間及地點：
2015年10月10日在伊斯蘭中心辦公室；2015年
10月17日在周先生住宅。



圖片一、回教婚禮（婚禮儀式在周先生家裡舉行。新人前的兩位主禮阿訇戴黑帽者為張廣義教長，帶白帽者為馬達五教長，張廣義阿訇右側戴眼鏡、黑帽者為馬壽臣先生。在1972年前，由阿訇簽署的結婚證在香港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照片攝於1956年4月1日。）